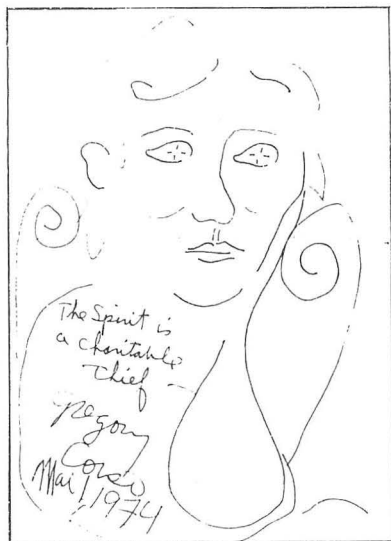


葛瑞格里·柯索

「今天的詩人必須不像是詩人，心與靈魂，肉體與精神，美與醜，真理與非真理；在這些並列項目之間他不是判別是非者——他的立場只是一個人的立場。他是一個人，感覺到他不過是人類意識的監護者而已。」（「我如何起步以及我現在作何感想」）



詩和詩人是不可分割的——我們不能談詩而不談到詩人。事實上，作爲一個詩人，詩人就是他自己所寫的詩。這樣的觀點與態度，可以說是美國當代詩

人葛瑞格里·柯索（Gregory Corso, 1930—）一貫的中心思想。

「那時我十三歲。我在世上只是孤零零一個人，母親死去，父親正在作戰。我屬於街頭，沒有進過學校。爲了生存我偷過一些不太重要的東西，睡覺睡在屋頂和地下鐵道，在紐約這個大都市，時間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一九四三年。那一年我過的是奇怪的地獄生活，我想也正是此類的地獄產生詩人。當時我心中湧起說不出的苦樂；我想把它告訴全世界，不過不知道怎樣說法。」

十七歲那年，柯南因爲偷竊被判服刑三年，在這段時間內他接觸了許多偉大的文學著作，跟許多思想令人驚異的人談話（包括死刑犯在內），令他終生難忘。在獄中他祇是學習，並沒有寫作。「我離開牢獄時，……對於人的最好和最壞兩方面都深深瞭解」。柯索是興起於五〇年代中期「敲打運動」（Beat Movement）的大將之一，此派人士致力於反對學院與祇具形式的寫作，一方面以自然的自由形式來表達他們個人強烈的感覺。他說「詩與詩人有其存在理由，……有人必需像哥倫布那樣去窺探城域，那廣大的意識領域，……祇是詩人却必需創造一個世界，沒他的創造，這個世界並不存在彼處。」

張伯權

